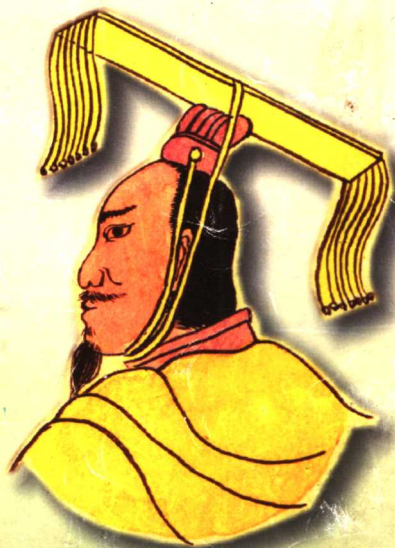


帝王演义丛书



汉高祖 演义

范希春 王 谦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 帝王演义丛书

汉高祖演义

范希春 王谦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许久文

装帧设计：文升云

廖 芳

汉高祖演义

范希春、王 谦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9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875

字数：344,000 印数：1—8,000

ISBN 7-5438-1550-8

I·190 定价：16.00 元



汉高祖 像

楔 子

祥云赤日应乎丰沛 强秦暴帝殁于沙丘

西周末年，秦国的军事、政治势力逐渐壮大，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到秦王嬴政这一代，终于使韩、魏、楚、赵、燕、齐六国的君主一个个臣伏在秦王的丹墀之下。具体地说，是在公元前221年，秦结束了周朝在天子统治之下长达二百五十余年的诸侯纷争、割据的局面，完成了政权的真正统一。俱往矣，什么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什么尊王攘夷、连横合纵，统统化成了过眼云烟，在秦王嬴政看来，不啻已为前尘梦影，提也不值一提了。极目天下，中原六国再无敌手，于是，秦王嬴政不由得得意得志满，顾盼自雄，毫无疑问，自己可以称得上是“德兼三皇，功迈五帝”了，于是召集群臣宣布道：

“寡人今并吞六国，一统疆宇，古今称盛，更新国号，自是理所当然。‘三皇’、‘五帝’均属往事，当今宜立尊号为‘皇帝’。”

文武群臣一片欢呼，声震殿宇。待呼声一过，这位自封的，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接着说道：

“以寡人为始，为第一世，可称‘始皇帝’，子孙相继于后，二世三世直传至万世永久，绵延不已，天下将永为我一家一姓的天下！”

这一年，秦始皇也不过三十九岁，便完成了统一天下、创立秦王朝的伟业。

从这以后，秦始皇一方面在空前的疆域版图上挥写他的大手笔文章——大凡法律、军事、农耕、文化诸方面的新政策、大举

汉高祖演义

措，无不打上了秦王朝的烙印，一方面也开始了一代帝王威风八面的巡游。

这强秦的统一政权是由武力征伐而得来，在巩固政权的过程中，本该顺应当时的国情民意，及时认清天下大势，采取诸如恢复经济、发展农业、繁荣文化等一系列保证社会长治久安的措施。由于东方六国诸侯残余势力仍在图谋复国，这秦王便顾不得许多了，一味地采取激化国内矛盾的强硬措施，政策背离民心，于是秦王朝虽建立不久，却渐渐呈现出趋于衰退的气象，这也正应了物极必反的老话。

秦始皇带着宠臣、爱妃出了咸阳皇宫，一路上逶迤迤迤，锦旗飘荡。这一天，巡幸队伍来到陇西北地的鸡头山。始皇臂挽娇妃，乘着龙辇，佞臣赵高、丞相李斯等几位近臣跟随左右，登上了山顶。一阵山风迎面吹来，给人一种心清气爽的舒适感。时值中午，阳光尚未太热，还不到刺眼的光景，始皇迎着日头升起的方向，遥遥地向东南方望去，但见极目处烟雾细缊，隐隐有五色祥光。始皇心中忐忑，诧异不已。原来，咱们中国上古之时，先民们起则与草莽灵物同动，卧则与天地四时同息，生就了与自然变异相感应的秉性，往往于望天问气之间，洞察出人世大变的先兆。所以，始皇远远望见东方现出非常的气象，虽不能明白说出是何缘故，但心中却是分明感觉到了一种异样的征兆。

始皇皱皱眉头，自言自语道：

“这，什么兆头呢？”

近臣中一个叫未无忌的早已察颜观色捕捉到主子心中的念头，这时趋前两步，恭恭敬敬地说：

“臣下听老辈人说过，云气之出，各有不同：有祥云，有浮云，有瑞云，有雾云，有庆云，形形色色竟有十几种之多。……”

“不须啰嗦，且说目前这云。”

“是。臣观此云，却是世上罕见，究其实际，却非一般可命名

之云，而是蕴含大贵之气。云呈五色，是为龙相，依微臣看来……与它相应，人世间将有一个不小的反应。”

“龙相？龙相？如果你所说是实，……”

未无忌见一路上罩在始皇脸上的欢愉、满足的神色此时已褪去了大半，忙在地上叩上几记响头，抬头说道：

“陛下是要问相生相克之法吧？正是普天之下、四海之内惟有陛下才能将它镇压下去。微臣昧死一言：陛下应当游巡东南，以宝物镇之，方可消此应兆。”

“无忌的话正合朕意。”说着，一股雄悍、豪气的神色仿佛又回到了始皇的脸上，但在日日簇拥在始皇前后的近臣们看来，却隐隐约约地感到其中少了些自信的成分。

于是，始皇、嫪毐和近臣、卫士一行回到山脚，巡幸队伍即时调转方向，向东南而去。不一日，到了齐鲁之地，始皇登峰山，立石颂功德，又封禅于东岳泰山，将所佩的太阿宝剑埋在山下作为镇压之物。然后，一行人马渡过淮河，越过长江，游到南郡——秦王朝版图的南极。至此，游兴已尽，始皇稍事歇息之后，便率人马返回咸阳。

按说，到这时，始皇的心情应该已彻底摆脱鸡头山上所见异云的阴影了，然而不，始皇在上朝应事、后宫宴乐之余，每到闲下无事之时，便不由自主地想到那日令龙心不快的缥缈景象。尽管他在心里一遍遍地对自己说：我本万世之始皇帝，管他什么龙相云气！可心头总有拂拭不去的惶惑之感，更加让他不快的是，这种感觉竟有时会突如其来地沉重！

一天上午，始皇在与娇妃艳姬的彻夜缱绻之后，神色有些疲惫。皇帝的面前永远少不了善于察颜观色的逢迎献媚之流，一位近臣看在眼里，跪前奏请道：

“连日来天气融和，御园之中百花争放，敢请陛下移驾一游！”

始皇正好疏慵，不愿上朝听事，于是即刻起身命驾，也不多

汉高祖演义

带嫔妃，只带着一位侍臣步至御花园赏玩佳景。不觉已近中午，侍臣请示是否传御膳伺候，始皇摆了摆手，在五更时分进的宵夜还未消食呢。春天的阳光暖洋洋的，照在人身上，颇有些叫人酥软欲眠的感觉。在这御苑之中别人丝毫放肆不得，皇帝可是洒脱得很，他便在那牡丹花的根处撒下一泡蓄了半日的老陈尿，冲得那花的茎儿、叶儿扑簌簌地抖了一阵。随后，在一块平展展、滑腻腻的青石上斜枕而眠。

说也奇怪，始皇刚刚伏身在石上和衣睡下，忽闻一声巨响，惊动天地，才一睁开眼皮，却感觉光芒刺眼，原来是一颗通红通红的太阳坠落在身前。始皇正在诧异，但听得“嗒嗒嗒”一阵脚步声，从东边和南边跑过来两个小儿，一个身着青衣，一个身着红衣。两个小儿各争着抱那颗太阳，争抢中，青衣小儿接连将红衣小儿摔了七十二跤，红衣小儿最后从地上爬起，蓄足了劲道，向对方打出致命的一拳，青衣小儿倒地而亡。红衣小儿将太阳抱起，向南而去。始皇叫住小儿，说：

“且慢。我问你，是谁家小儿？快报上名来！”

“我是尧舜之裔，生于丰沛，先入咸阳。”小儿说。他向前走了两步，又回头说，“你呀，沙丘是你殒命之地哟。”

说罢，向南而去，顿时云雾弥天，红光满地，奇怪，这时候始皇却激灵灵打了个冷战。始皇吃这一惊，从石上摔到地下，却原来是南柯一梦！

回到寝宫，始皇终日心情沉重，闷闷不乐。他不禁想起了不久前在鸡头山的所见及臣下未无忌所言东南方向云现龙相。丰沛，就在那个方向，难道今日所梦与那日所见，其征兆是一回事？那么，自己游幸东南，登峰山、封泰山的效力如何呢？……

这位雄武强暴、曾经不可一世的始皇帝，再也不敢放任自己的思路，让其信马由缰地一路跑下去了。

但，这种忐忑不安的情绪却无形中愈来愈强烈，就如将一只

干透了的葫芦按入水中，手的压力一除，它便即刻浮上来一样。始皇处理完国政，回到后宫或与嫔妃作鱼水之欢后，一旦无事可做时，这种不祥的念头便立刻占据他的心头。于是，始皇在继续原已进行着的大的国家工程的同时，一方面广招术士，让他们上天入地、越海出洋为自己寻求不死之药，以求能万世为君；一方面征发更多的刑徒到骊山修建浩大的皇陵，为自己建造富丽堂皇的奢豪去处。这样，能够想到的、能够尽力去做的一切布置妥帖，始皇又想起东南龙云之气，仍恐怕有人作乱，于是又命驾出巡。

当巡幸队伍来到故韩国边境一个叫作博浪沙的地方时，有一位壮士手执铁锤由人丛中奔出，口中喊着要杀掉暴君。这始皇也极为狡狴，为提防有人暗算，只要出行，便叫副车走在自己所乘的车的前面。壮士不知底细，将百十余斤的大铁锤误击在副车之上，将黄罗伞盖砸得粉碎。始皇虽未伤及毫发，但由此受了大大的惊吓，从此常常神思恍惚，四肢困倦，竟觉得身体一日不及一日了。

终于，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 210 年），在最后一次出巡返回的途中，始皇大病不起。当行到一个叫作沙丘（今河北平乡东北）的地方时，一命呜呼。一代帝王顿时化作一缕幽魂飘飘忽忽离开了人间。

在此一年之前，东郡曾有陨石降落，上刻六个篆字。上报到朝廷，始皇愤恨不已，急忙命令封锁此事有关消息，并且将居住在陨石降落地周围的所有居民全部杀掉，但却没能找到真正的刻字者。始皇一命归天，陨石的详细情形也在民间渐渐传开来。原来，陨石上刻的字是：

“始皇死而地分。”

目 录

楔 子	祥云赤日应乎丰沛	强秦暴帝殁于沙丘 … (1)
第 一 回	蛟龙降幸刘媪生子	刘邦入都叹美人皇 … (1)
第 二 回	精风鉴吕公嫁娥姁	纵刑徒刘邦逃芒砀 … (12)
第 三 回	苦苛秦陈胜首义	谋大业刘邦起兵 …… (23)
第 四 回	受矫封项梁出会稽	得真助沛公遇张良 … (32)
第 五 回	立盟主约王关中	得人缘沛公西征 …… (43)
第 六 回	攻昌邑彭越助沛公	战巨鹿项羽败章邯 … (52)
第 七 回	过高阳酈生谒见	围宛城郡守投降 …… (59)
第 八 回	欲求和赵高弑二世	出奇计张良谋晓天 …… (69)
第 九 回	子婴投降献国宝	沛公约法定三章 …… (80)
第 十 回	项羽坑杀秦兵将	鱓生说守函谷关 …… (90)
第 十 一 回	情势急项伯报信	鸿门宴沛公逃生 …… (100)
第 十 二 回	焚秦宫项羽封诸王	烧栈道刘邦王汉中 … (116)
第 十 三 回	登高坛韩信拜大将	渡陈仓汉王定三秦 … (127)
第 十 四 回	平齐地霸王穷应付	下河内陈平归汉营 … (138)
第 十 五 回	过洛阳三军吊义帝	占彭城汉王享风流 … (146)
第 十 六 回	突重围遇幸戚氏女	救王子功属夏侯婴 … (154)
第 十 七 回	占河北韩信擒魏豹	动色心汉王纳薄姬 … (165)
第 十 八 回	背水列阵韩信平赵	权衡利害英布投诚 … (177)
第 十 九 回	张良阻封六国	陈平离间项军 …… (189)
第 二 十 回	舍生救主纪信替死	潜身入营汉王夺印 … (201)
第 二 十 一 回	汉军施计曹咎丧命	韩信贪功酈生遭烹 … (214)

汉高祖演义

第二十二回	拒楚军汉王中飞箭	败龙且韩信出奇谋 … (225)
第二十三回	呈智谋蒯彻说韩信	划鸿沟楚汉暂讲和 … (242)
第二十四回	十面埋伏韩信战垓下	楚歌声里霸王别虞姬 … (252)
第二十五回	乌江畔霸王轻授首	定陶城大将被夺兵 … (266)
第二十六回	刘邦称帝都洛阳	田横赴死离孤岛 …… (277)
第二十七回	为义气朱家救季布	顾私情高祖王卢绾 … (288)
第二十八回	伪游云梦擒韩信	论亲行赏封侯王 …… (297)
第二十九回	息众怒雍齿封侯	定朝仪叔孙邀功 …… (309)
第三十回	征匈奴高祖被困	进忠言刘敬得封 …… (320)
第三十一回	都长安高祖责萧何	求安定刘敬议和亲 … (331)
第三十二回	白王冤贯高赴死	保太子周昌廷争 …… (341)
第三十三回	讨陈豨刘恒为代王	杀韩信高祖赦蒯彻 … (354)
第三十四回	彭越被醢皇子封王	陆贾使越赵佗归汉 … (369)
第三十五回	高祖带病击英布	父老同唱大风歌 …… (379)
第三十六回	过曲阜祭拜孔子	回长安再议废立 …… (395)
第三十七回	求上苑萧何入狱	怀狐疑卢绾造反 …… (406)
第三十八回	陈平私纵樊哙	高祖坦然归天 …… (416)
尾 声	……	(428)
跋	……	(434)

第 一 回

蛟龙降幸刘媪生子 刘邦入都叹羨人皇

在楚国所属沛县的丰邑，有一个小村庄叫阳里村。这地方实在没有什么特色风物，村子里里外外盛长着一种特别的白杨树，其他的树种倒也平常。这树，挺拔，质硬，银色的树身披满菱状的鳞。阳里村的孩子一落地，便栽下一株树苗。人老了，树粗了，于是伐倒制成棺材，人树两去。在村中间有一户姓刘的人家，他家的门前却有一棵不知是从哪辈子上种下的白杨树，树冠的顶梢已耸入云霄，树身已经长到要两人合抱才能抱得过来，树干上的鳞片早已是角质分明，当阳光照在它身上的时候，打远处看去，可不就是活生生一条银鳞遍身的巨龙么？

却说刘家现在支撑门户的是刘执嘉老汉。他忠厚老实，家道在邻里中间又稍显殷实，大家都尊称他刘太公。老伴刘媪自然也是农家妇女，与丈夫相比，她要略显得精明一些，面貌也生得较一般农妇秀丽许多，虽然已生产过两个儿子刘伯、刘仲，却还多少留存了些温柔娇媚的风韵。

既然过的是田家生涯，刘太公、刘媪一家四口过得挺实际，一年到头不缺粮吃，不少衣穿，而且还有几个月能够享受到细面馒头，倒也很知足的。

初夏的一天，早麦已经收割完毕，田里没有什么活路，再说天气也渐渐热起来，一般农民没有要紧事也就不愿出门了。早上起来，刘媪对太公说了声“我去田里摘些野菜回来作汤肴”，便挎了篮子，脚步轻快地出了家门。

口里哼着农村时兴的小曲儿，刘媪来到田埂上，伏下身子开始采摘野菜。这时早麦已收尽，新的禾苗还未萌发，倒是田头埂边上的野菜野花占尽了大自然的风光。单看左近的花儿，虽说不像贵夫人花园里刻意栽植的那般姹紫嫣红，但也是疏落有致，叫人看着舒心。不一会儿，刘媪采满了整整一篮青嫩的野菜，又探手寻了两朵粉嘟嘟的喇叭花斜插在鬓发上，这才起身，准备走上回家的小路。恰巧两只蝴蝶翩翩跹跹上下相逐飞过身旁，贴着地面的花儿叶儿飞飞停停。这刘媪一时惹动了那久已消失的少女的活跃，轻轻地放下菜篮，便去要捉蝴蝶带回土屋给家人玩赏。

来来去去跑了一会子，蝴蝶没有逮着，刘媪自己却累得有些气喘了，身上微微出了一些细汗。她看时间还早，并不忙着回家，索性寻了棵大树借着树荫歇息下来。刘媪本是斜坐在树根处的土块上，不知不觉，竟有一股困意袭来，身体也慵懒起来，干脆仰在地上成了似睡非睡的模样。

朦朦胧胧间，刘媪身体一阵酥软，感觉有些异样，待强睁开眼睛，蓦地看到一位金甲神人从天而降，恰恰立在了自己的身旁。她心跳，耳热，舌干，口燥……

神人靠得这样近，显然，除了男女在床帷间，不会有其他什么事情了。

刘媪的心中一阵收紧。神人一口气对着女人轻嘘过来，一股痒酥酥的感觉顿时传遍了刘媪的身体，只觉通身的毛孔被这口神气照拂得舒适异常，一颗揪紧的心，突地一下又松弛下来。……

再说刘太公在家中，眼看快到了吃饭的时候，老婆还不回来。这时只见晴朗的天空突然滚过来半天的乌云，顿时雷电交加，天昏地暗，噼里啪啦下起雨来。仍不见老婆回来，这刘太公干脆从门后取过两只斗笠，一只戴在自己头上，一只拿在手里，向自家田头方向赶去。

刘太公从大路拐向通过自己家田头的小路，空中一个闪电，让

他看到了前面不远处大树下的情景：

妻子正斜瘫倒在石板上，一条鳞片闪着金光的蛟龙盘旋在她的身上。

刘太公急忙跑过去，等到得近前，却又疑惧交加，再也挪不动脚步，口也干张着说不出半句言语，只有强风夹着雨鞭抽打在老汉的脸上、颈上、身上、手上。再看妻子却好似对周身之外的疾风暴雨全然不觉，只是睡眠惺忪，一任那隐隐约约的神龙恣意妄为……

难耐的时刻终于过去，天地间风收云散；太公、刘媪两个人猛地清醒过来，一个躺在青石板上，云鬓散乱，双目无光；一个立在咫尺之间，神色迷茫，手脚颤抖不已。一时间什么话都不好多说，倒是刘媪身上衣服多了些皱折，不像太公浑身上下已湿透了，成了一只落汤鸡，她的衣服鞋袜竟未溅上半点雨水。于是，夫妻两人虽然没有合适的话头，但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方才两人所看到所身受的，绝不是白日做梦，而是神遇，神遇！

是福是祸？是祥是灾？

自那日的经历之后，刘媪的身体有了异样的感觉，她的腹部日益胀了起来，竟是有了身孕。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刘太公看到妻子那日渐发粗的孕身，心里还有股说不出的腻味；可慢慢地，这种并不明显的敌意渐渐地被这受孕的神秘感所取代，他慢慢地对妻子生出几分关怀。妻子怀孕，意味着家里将要增添一个儿女，这是老天凭空地给刘家赐下一种，自会不同于平常孩子，或许，他能给刘家带来些什么……待临盆之日，看上天赐的是什么样的龙种吧。

林木萧索，大雁南归，秋天过去了；瑞雪飘洒，万物静美，冬天来过，又迎来了初春的脚步。

分娩的日子临近了，刘伯、刘仲两个小伙子自是一门心思地该种田时种田，该行商时行商，对于将要降世的弟妹不便过分热

第 一 回

心地去探问，只有做壁上观的份儿；老夫妻二人尽早地就做好了一切接生的准备，已是万事俱备，静待那临盆的一刻了。

“哇——”

婴孩来到人世的第一声宣言竟是异样的高扬、响亮，直叫得母亲长舒了一口气，嘴角露出了满足而欣慰的笑意。刘太公便忙不迭地从接生婆手中接过听说是“儿子”的婴孩，一双长满老茧的大手顿时变得空前地灵动、温柔。他笑吟吟注视着这个来历不凡的娃子，一股神秘之感传遍全身。刘太公不由得打了个“激凌”：这个婴孩生得长颈高鼻，颇有福相；奇怪的还是小儿的右侧大腿上竟一股脑儿地洒满了胡椒粒般的黑痣，但又粒粒分明。仔细一数，一共七十二颗，恰好是大吉大利之数！

在命名之日，刘太公喜不自胜，半斤老酒下肚，尽管老伴在一旁一个劲儿催促，也没能想出一个“有学问”的名字，末了，他说：

“老大、老二叫阿伯、阿仲，这三儿就叫阿季如何？大号就叫刘季。这样又好记又好称呼。等他长大了，识字多了，嫌这名不好，自个儿再改名也使得！”

这个叫刘季的男孩也就是我们本书的主人公，后来改名为刘邦，被人称为沛公、汉王，最终创立西汉王朝的汉高祖！

刘家也同周围的村人一样，世代以农为业，生命之中无非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乐章，再就是婚丧嫁娶偶一为之。一代复一代，只要没有什么天灾，只要在官府征收之后粮食还够全家老小食用，也就知足，再无非分之想。

刘邦一年一年地长大，却好似老父亲务农的遗传丁点儿没有得到，其实也难怪，他周身的血脉中本就与刘执嘉老汉无关。两个哥哥一举一动都效仿父亲的样子，播种便播种，施肥便施肥，刘伯、刘仲两人跟在刘太公的身后兢兢业业，做得十分投入。农闲时候，又帮着养些猪啊羊啊算是副业。有时随着村中见过“世

面”的人到邻近的乡村去，用自己家多余的粮食器用换些布帛回来，或是将家中没有的实用家什买些回家。刘邦呢，年岁还小时便喜欢跟随在村中一些不肖子弟的屁股后面去看斗鸡走狗，对太公和两位胞兄的勤恳劳作向来看不上眼。再长大一些，便也投身参与到不肖少年中间，整日价呼朋唤友，狂游滥赌，又好使性用气，时常会替人打抱不平，他的身后便总是有一帮朋友相跟相随，他，刘邦，俨然成了朋辈中的“小孟尝”。每天清早，家人还在炕头酣睡，门口便有一群少年在那里大叫“阿季阿季”。有时二老睡到日照三竿，也兴许没有众人拍门相叫的骚嚷，老两口便相对苦笑一声：

“阿季昨晚不知又醉倒在谁家的酒肆之中了！”

平日里，刘邦与朋辈们成了庄子上两家小酒店的常客。这两家酒店的主人都是寡妇，村东首的叫王媪，村中间略偏西的叫武负。两人虽是女流之辈，却是比较任侠慷慨，大概是从各自亡去的丈夫身上继承了一些男子气。刘邦连年来呼朋引类所耗钱财多是从父母处得来，二老的私蓄已几乎贴个精光。到这时光，刘邦身上常常并没有几个钱，他偶尔会丢给两位老板几个铜钱，大多时间里却是白吃白喝。女店主倒是对刘邦的上门很欢迎，道理也很简单，刘邦周围总有那么一帮气味相投的人，不论刘邦来到哪一家，格局不大的乡村酒店就要暴满，晚上打烊之后，老板娘就有得金钱可数了。

刘邦无赖，不事生产，但刘太公家道殷实，看看管不了刘邦，也就不再难为他。不久，刘太公又娶了一房妻妾，生了个儿子取名刘交。虽然上有二位长兄，下有一位小弟，各各有异，但刘邦却是一如既往，呼朋唤友，长醉落拓。

刘邦生时就有异相，这时已有十七八岁光景，虽是乱头粗服，相貌却显然超出众人之上，你看他，身躯有八尺多高，额头宽阔，鼻梁高起，每当与人高谈阔论或是酒酣意恣时，鼻孔中的黑黑毫

毛也顺气探出鼻孔之外，替主人增添几分英武之气，只是已到了成家立业的光景，却没有哪家姑娘看得上他。身体上的一切已经成熟，每到夜间看到两位兄长与妻儿在各自的房里享受天伦之乐，自己这孤家寡人的味道实在难熬，他也就越发懒得住家，把越来越多的时光打发在王媪、武负的酒馆里。有时呢，喝得烂醉如泥，好在老板娘阅人已多，虽是守寡的身份，每日劳作下来，那彻夜的寂寞有时竟也实在难以排遣，每次刘邦吃醉了酒，老板娘还喜欢叫人将他抬到自己的绣榻之上，任凭他歇息。如此一来二去，这两位成熟女人分别与刘邦之间发生了一些风流情事，这也是自然之理，有些水到渠成的意思了。

再说刘邦方面呢，在酒店老板娘的床头上享受到男欢女爱的生活，又不需自己抛掷一钱一文，自然乐得受用。这种事情慢慢地传开去，刘邦的朋辈自然也乐得阿季哥哥得此艳福，但有女待字的人家却从此一听刘邦的名姓便退避三舍，像躲避瘟神似地把前来提亲的媒婆关在门外。刘太公和老伴时常听到小三儿的胡乱作为，也只有叹气而已，早将天赐龙种的旧典丢到爪哇国去了。既然家人不待见自己，静下来想想，刘邦也觉得到自己的荒唐，有些对父母不起。但想过也就作罢，还是由着自己的性子行事，每日价尽在王媪、武负姐儿的石榴裙下憩息。

一天晚上，一伙朋友来到武姐儿的店里要寻刘季出去赌钱，女人说刘季正歇在后屋，年纪最小的一位便走过小院过去找他。

原来，这日刘季又喝得烂醉，正蒙被而眠。朋友进门，摸到床边将布被一掀，却大吃一惊：床上哪有阿季的身影？只见一条金龙正盘在床上，好像正在吐纳呼吸，片片龙鳞闪着莹莹的金光。朋友吓得倒退了四五步，直退到墙根才停住双脚。他抹了下眼睛，再次往床上看去，那金龙却倏忽不见，只有刘邦一个人鼻息鼾鼾地躺在那里。小伙子哪里经历过这等怪异的事情？当下也不敢惊动床上之人，赶忙退出房门，只几步就来到了店间。他带着余悸